

章炳麟古音学应用：上古歌部同源字考论

刘艳梅*

目次

- 一、章氏歌部、泰部、寒部同源字
- 二、章氏歌部以干、戈为初文的诸字系统
- 三、章氏歌部以个字为初文的诸字系统

章炳麟（1869.1.12-1936.6.14），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少时师从俞樾与黄以周，曾参加维新运动，与蔡元培共同发起成立光复会。曾在日本主编《民报》。回国后主编《大共和日报》，任总统府枢密顾问、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4年后，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专事讲学。

章炳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大师，他开创的章黄学派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他的《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是泽被百年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名篇，他的《文始》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汉语字（词）族、同源字（词）的著作。本文立足于王力古韵分部乙类“歌部、月部、元部”的音转关系，对章氏的歌部字举证逐一加以验证。众所周知，同源词是在上古音的基础上研究的，舍上古音即无所谓同源词。学术界曾以为章氏言古韵的《成均图》音转“无所不通”，对《文始》字族更是缺乏具体研究。本文在为学界普遍接受的王力分部中透析相关字族，以求其确解。

* 中国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liuyanmei@seu.edu.cn

一、章氏歌部、泰部、寒部同源字

1. 章氏说：“歌泰相近，同居互转。”从章氏所举的例证看¹⁾：

(1) 何/揭

按：何，歌部。揭，月部。章氏所说的“何”字，实际上是後起字“荷”，负荷，担起。揭，担。《广雅·释诂三》：“揭，担也。”《庄子·法篋》：“负匱揭篋担囊而趋。”陆德明释文：“揭，《三仓》云：担也。”

(2) 猗/辖、羯、犒

按：猗(yī)，歌部。辖(jiè)、羯(jiè)、犒月部。猗，阉割狗。《说文·犬部》：“猗，辖犬也。”段注：“狗曰猗，牛曰辖，言之不妨通互耳。”辖，阉割。《後汉书·陈宠传附陈忠》：“上除蚕室刑唐李贤注：“蚕室，宫刑名也，或云：辖刑也。”

羯，阉割。《广雅·释兽》：“羯，犒(jiàn)也。”王念孙疏证：“犒与犒同，其声转为羯。”清翟灏《通俗编·禽鱼》：“羯鸡，阉鸡也。见《素问》。”

(3) 鼯/蛻

按：鼯(tuò)，歌部。蛻，月部。《方言》卷十三：“鼯，易也。”钱绎笺疏：“今俗语犹谓鸟兽易毛为鼯毛，即蛻声之转也。”

(4) 果羸/栝楼

按：果，歌部；羸，歌部。栝(guā)，月部；楼，侯部。《本草纲目·草部·栝楼》：“栝楼即果羸二字音转也。”果羸为叠韵连绵词，栝楼亦为连绵词。

(5) 摩娑/澼泔

按：摩，歌部；娑，歌部。澼(mò)，月部；泔(sà)，月部。澼，同“抹”，涂抹。《广韵·未韵》：“澼，涂拭。”泔，《集韵·曷韵》：“泔，泔澼，拭灭。”

澼泔，抹杀。《释名》：“摩娑犹未杀也。”摩娑，今义用手抚摩，安慰之意。“摩娑”与“澼泔”音义近同。

(6) 嵯峨/嶷嶷

按：嵯，歌部；峨，歌部。嶷(jié)，月部；嶷(niè)，月部。嵯峨，山高峻貌。

1) 为验证章氏《文始》举证的同源字是否正确，文中引例主要采自《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高亨《古字通假彙纂》、《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通论》、《说文解字通论》、《说文解字通论》。

嶷嶷，高山名，在今陕西泾县、三原、淳化三县界。《说文·山部》：“嶷，嶷嶷山，在冯翊池阳。”段注：“嶷嶷、嵯峨，语音之转，本谓山峻貌，因以为山名也。”

(7) 舵/枻

按：舵(duò)，歌部。枻(duò)，歌部。舵，同“舵”，用来控制船行驶的方向。《集韵·哿韵》：“舵，正船木。或作舵。”枻，同“舵(舵)”。《集韵·哿韵》：“舵，正船木。或作枻。”可见舵、枻二字在“舵”的意义上是异体字，不存在同源关系。

(8) 糲/糲

按：糲(mí)，歌部。糲(mò)，月部。糲，米粉，麦粉。《说文·米部》：“糲，碎也。”徐锴系传：“谓糲米麦也。”糲，谷物的粉末。《说文·米部》：“糲，麸也。”段玉裁谓“麸”字为“糲(mò 粉末状物)”字之误，然“麸”亦粉状物。

(9) 剝/折

按：剝，摧折，後作“挫”，歌部字。《说文·刀部》：“剝，折伤也。”折，月部。《说文·手部》：“折，断也。”可见剝、折义近同。

由以上九例可知，章氏所谓“歌泰相近，同居互转”是说歌部和月部的关系。王力以阴声韵歌部[ai]和入声韵月部[at]为阴入对转，最典型的例证为“施[sjiai]:设[sjiat]”。²⁾章氏是考古派，非审音派，不承认阴入对转，泰为阴声韵，以两个阴声韵歌部和泰部放在一起，故谓“同居”，不作对转字，而看作“互转”字。从歌部和月部的关系看，它们主元音相同，从引例看，两两意义近同，故把它们说成是同源字，除第7条是异体字外，其余都是能成立的。

二、章氏說：“歌寒對轉。”從章氏所舉的例證看：

(1) 为/蜃

按：为，歌部。蜃，元部。《说文·爪部》：“为，母猴也。”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认为“卜辞作手牵象形”。白兆麟老师举出《墨经·经说下》：“狗假霍也；犹氏霍也。”“霍”即为“为”字，猕猴。原文意思是：狗冒充猕猴，（那不行）犹（狸父一类的动物，猴类）才是猕猴（霍）。谭戒甫《墨辨分类译注》释“霍”为“鹤”字，于义不类。霍，上古晓纽译部，为，

2) 王力《同源字典》，p.13, 15, 商务印书馆，1982年

上古匣紐歌部。二字音理可通。𧈧，“猿”字的异体字。《集韻·元部》：“𧈧，或作猿。”

(2) 癩/頹

按：癩(wěi)，歌部。頹(yuǎn)，元部。癩，口角歪斜。《說文·疒部》：“癩，口𠂔(wai)也。”段注：“𠂔，口戾不正。”頹，頭臉歪斜。《說文·頁部》：“頹，面不正也。”

(3) 譌/援

按：譌(guǐ)，《集韻》古委切，歌部。援，元部。譌，同“詭”，狡詐。“詭”亦歌部字。《集韻·紙韻》：“詭，《說文》：‘責也。’一曰詐也。或从为。”援，欺詐，欺騙。《說文·言部》：“援，詐也。”章炳麟《新方言·釋言》：“今保定、真定、河間、天津皆謂大言無實為援。”章氏說：“援訓詐譌，訓譌言，一語之轉。《說文》援讀若譌，尤為明證。”可見，章氏的“一語之轉”是以方言為基礎的。語轉實際上是方音轉，方言轉。³⁾

(4) 掎/援

按：掎(jǐ)，歌部。援，元部。掎，指從旁或從後面牽引住、拉住。《說文·手部》：“掎，偏引也。”援，牽引，拉住。《說文·手部》：“援，引也。”章氏說：“援訓引，掎訓偏引。”依《說文》可知。

(5) 袪/袁

按：袪(chī)，歌部。袁，元部。袪，章氏謂從《篇韻》釋為“長衣”，《說文·衣部》：“袪，衣張也。”衣張，衣服寬大之意。寬大亦長大，吳語謂寬大為“長大”可證。袁，《說文·衣部》：“袁，長衣貌。”

(6) 羸/臠

按：羸，歌部。臠，元部。羸，瘦。臠亦瘦也。《說文·肉部》：“臠，臠也。”臠，也作“羸”，消瘦。《爾雅·釋言》：“臠，瘠也。”

(7) 鴈/鴈(雁)

按：鴈，歌部。鴈，元部。鴈，家鴈。《爾雅·釋鳥》：“舒鴈，鴈。”邢昺疏引李巡曰：“野曰鴈，家曰鴈。”郝懿行義疏：“《禮記·內則》疏引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為鴈。’……今按：鴈、鴈同類而別，古人則通。”并引《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烹之。”鴈即鴈也。

3) 參見李開《江永〈古韻標準〉方音審取古音說》，載《語言研究》2006年第1期。

(8) 裸/灌

按：裸(guàn)，元部。从果，可作歌部字看待。灌，元部。裸，祭名，酌酒灌地之礼。《说文·示部》：“裸，灌祭也。”灌，古代祭祀时奠酒献神的一种仪式。《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注者，吾不欲观之矣。”何晏注引孔安国曰：“灌者，酌鬯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9) 和/桓

按：和，歌部。桓，元部。《故训汇纂》引《书·禹贡》“和夷底绩”江声集注音疏：“和，与桓通也。”又引《读书杂志·馀编下·文选》“禹贡：和夷底绩”王念孙按引《水经·桓水注》引《书》郑注曰：“和，读曰桓。”桓与和通。《故训汇纂》引《诗·周颂·桓》序“桓，武志也。”马瑞辰传笺通释：“桓，当为和之假借，桓与和古同声通用。”

(10) 柯/干

按：柯，歌部。干，元部。《广雅·释木》：“柯，茎也。”王念孙疏证：“柯，干也。古声干与干同。箭茎谓之干，亦谓之筈，树茎谓之干，亦谓之柯。”《故训汇纂》引《逸周书·小开》“美柯华”朱佑曾集训校释：“柯，干。”《说文解字·干部》朱骏声通训定声：“干，假借为干。”

由以上可见，章氏所说的歌、寒对转，即歌、元阴声韵与阳声韵之间的对转。章氏举出上述十例俊说：“不胜举证也。”章说可取。王力以“鹄(ngai)：鴈(ngean)”为典型例证。

3. 章氏说：“泰寒对转。”从章氏所举的例证看：

(1) 嬾从赖得声。

按：赖，月部。嬾，元部。赖，通“懒”，懒惰。《孟子·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焦循正义引阮元曰：“赖即嬾。”嬾，同“懒”字。《说文·女部》：“嬾，懈也，怠也，一曰卧也。从女赖声。”段注：“俗作懒。”

(2) 宪从害得声。

按：宪，元部。害，月部。《说文·心部》：“宪，敏也，从心，从目，害省声。”金文《伯宪盃》作𠄎，《墙盘》作𠄎，故《汉语大字典》称：“金文宪或不从心。”

(3) 𦏧从猷得声。

按：𦏧(niè)，月部。猷，元部。𦏧，同“彘”。《集韵·薛韵》：“彘，或作𦏧。”

(4) 迈从万得声。

按：迈，月部。万，元部。迈，《说文·辵部》：“迈，远行也。从辵，𠄎(chài)

省声。𧈧，迈或不省。”徐锴系传作“万声”。《汉语大字典》称“金文用为万字”。蚤，毒虫。万，上古本义亦为毒虫。迈，金文《函皇父簋》作𧈧字，用为“万”字，亦毒虫也。

(5) 兑从谷得声。

按：兑，月部。谷(yǎn)，元部。兑，孔穴，或与“隧”字通。《老子》第五十二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动。”王弼注：“兑，事欲之所由生。”清孙诒让《札迻》卷四：“兑，当读为隧，二字古通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德经》作“坑”，字从土。

谷，《说文·口部》：“谷，山闲陷泥地。”水从水道流出貌曰“谷”，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盖谷、沈、兗本一字。泉出沮洳曰谷……。”可见，兑与谷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

(6) 诋澜变为抵赖。

按：澜，元部。赖，月部。从意义上看，“诋澜”即“抵赖”。

(7) 纂辑本为蕝辑。

按：纂，元部。蕝(jué，又读zùi)，月部。蕝，由本义“束茅以表位次”引申为“纂次”“纂集”义。《说文·草部》：“蕝，朝会束茅表位曰蕝。”段玉裁注：“《史记》《汉书》《叔孙通传》字作蕝。如淳曰：‘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何氏《纂文》云：‘蕝，今之纂字。’是也。今人‘编纂’之语本此。”

(8) 斲米呼以彘米。

按：斲(chuàn)，元部。彘(cuì)，月部。斲，略舂。《说文·支部》：“斲，小舂也。”又泛指舂。《广雅·释詁四》：“斲，舂也。”斲米，舂米。章炳麟《新方言》卷六：“舂米谓之斲米。”黄侃《声韵略说》：“而舂麦之彘实应作斲。”彘：舂，用力捣。《广韵·祭韵》：“彘，重捣。”

(9) 左介即是左间。

按：介，月部。间，元部。左介，章自注：俗作个。左介即左个，左边的偏室。《仪礼·乡射礼》：“左个之西北三步东面设荐俎。”《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郑玄注：“青阳左个，大寝东堂北偏。”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上》：“案郑训个为偏，则其字当与介同。”个，上古鱼部字，鱼部与元部也可通转，王力举证鱼元通转[a:an]例为徒[da]:但[dan]二字。⁴⁾章氏鱼部与寒部无通转关系，故云“左介”。而“左个”

即“左间”章氏是从意义上讲的，难以从上古语音系统看。左间，口语中谓左边的房间。

由以上九例可知，章氏所讲的泰寒对转，即入声韵月、阴声韵元之间的对转。章氏无入声韵月，只有阴声韵泰、歌和阳声韵寒部的对转。章氏“对转”术语的使用是正确的，但对转的性质似误，误把阴入对转作为阴阳对转了。章氏认为，泰寒对转或造字时代“古籀已然”，如上述1至5例，或后代用字使然，如上述6至9例。而“用字使然”的情形很多，章氏说：“其类尤众。”在造字和用字中，元、月对转成了贯穿其历史过程的一条普遍性线索。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4. 章氏针对歌泰（月）寒（元）类与其他韵部关系所作的描述及其评价：

(1) 歌泰与队脂为近旁转。

按：由《成均图》看，歌泰与队脂阴舛相邻，故有是说。但如从王力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古韵体系看，歌部[ai]与脂部[ei]旁转。今例以“地”字说明之。地，歌部，从也，也亦歌部字，中古“地”字成了至韵（脂类）字。《诗·邶风·相鼠》首章歌部，二章之部，三章脂部，上古之、脂多合，故全诗实为歌、之（脂）韵近之诗，更适合于歌咏。此外也难以有合适的例证。因章氏队部含微部。故章氏实以歌、微为近旁转。验之以王力系统，歌部[ai]，微部[əi]，主元音相距太远，故难从其意，亦几无实证。至於月部[at]是否与脂[ei]、微部[əi]有无关系，均因主元音不同，韵尾不同而难有实证。可见，“歌泰与队脂为近旁转”说的可信度差。

(2) 歌泰与至支为次旁转。

按：由《成均图》看，歌泰跨过队脂而与至、支阴舛相近邻，故有是说。歌部与支部有音转关系，研究成果较多。离，歌部，中古变成了支部。《国语·晋语八》：“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危，歌部。埤，支部，《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离，歌部。知，支部。⁵⁾至，质部字。在王力《韵表》中，月、质[at:et]二部为旁转字。代表字为赘[tjiuat]:质[tjiet]等。⁶⁾刘钧杰《同源字典补》以驂（结）和结为月、质旁转字，《同源字典再补》又考出月、质旁转字謁和體等字。⁷⁾为此，我们认为，章氏“歌泰与至支为次旁转”是合理的。

4) 王力《同源字典》，p.16。

5) 此处二例马重奇教授已指出过，参见马重奇《汉语音韵学论稿》p3.，巴蜀书社，1998年。

6) 王力，《同源字典》p16. 477, 492。

7) 刘钧杰《同源字典补》，p.149，商务印书馆，1999年。刘钧杰《同源字典再补》，p.138、146、149，语文出版社，1999年。

(3) 寒与享为近旁转。

按：享，章氏此处用指阳部，意即元部与阳部为近旁转。由《成均图》看，寒部跨过諄、真、清部方达阳部，说成近旁转，似很勉强，似次旁转可也。章氏有误吗？否。在王力《韵表》中，元、阳两部不同类，最多可有通转关系。王力元、阳[an : ang]二部通转，代表字为健[gián]：强[giáng]。此外，还有宽：广、捍：抗、献：享、残：戕、懣(mán, 不省事, 遗忘)：忘。刘钧杰又考出健：伉、狃、獠。⁸⁾可见，元、阳通转例夥。由此可知，章氏谓“寒与享为近旁转”是以语言事实为依据的，而不是仅从《成均图》作逻辑推证而得的，按《成均图》只能作次旁转。又章氏紧接下条“寒与真清为次旁转”，真清部离寒近而阳部离寒部远，近者为“次”而远者反为“近”，可见章氏以寒与阳近旁转不是笔误，而是有深意的，深意就是弃图例逻辑而取语言事实。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4) 寒与真、清为次旁转。

按：《成均图》寒跨过諄部即与真部、清部相接，以“寒与真、清为次旁转”，合乎图例。章氏清部相当於王力耕部。依王力《韵表》元部与真部同类紧邻，为近旁转；而元部与耕部不同类，有能形成旁对转。真、元旁转字有陈：展、伸：展、引：演：延、衍、进：荐、编：便。⁹⁾元部与耕部，刘钧杰举出蚬：磬一例。¹⁰⁾由以上可见，章氏“寒与真、清为次旁转”说是能成立的。

章氏说：“由此得次对转。”即由上述四大旁转引出次对转。所谓次对转，“凡自旁转而成对转为次对转”。故有：

(5) 歌泰与諄为次对转。

按：《成均图》以歌泰与队脂为近旁转，而队脂与諄对转，故歌泰与諄为次对转。在王力《韵表》中，即歌部与文部的次对转。例如：摩：扞。¹¹⁾又如：倚：隐。¹²⁾月部与文部的音转关系，尚未见到例证。

(6) 歌泰与清、真、阳为次对转。

按：《成均图》以歌泰与至支为次旁转，至与真对转而歌泰与諄清次对转，支与清

8) 王力,《同源字典》, p.16, 341, 347, 348, 349, 368, 373。刘钧杰《同源字典补》, p.205。

9) 王力,《同源字典》, p.530、535、539、542。

10) 刘钧杰,《同源字典再补》, p.82。

11) 王力,《同源字典》, p.447。

12) 刘钧杰,《同源字典再补》, p.124。

对转而歌泰与真阳次对转，整合之而歌泰与清、真、阳为次对转。歌与真旁对转字有颇：偏；歌与阳通转字有丽俪：两；月与阳通转字有灭：亡。¹³⁾ 馀未见。

(7) 寒与支、侯次对转。

按：《成均图》以寒与阳为近旁转，阳与鱼对转，故寒与支、侯次对转。尚未发现例证。

(8) 寒与脂队、支、至、鱼次对转。

按：《成均图》以寒与真、清为次旁转，真、清与至、支对转，故寒与脂队、支、至、鱼次对转。章氏队部含微，至为质部，故此条是讲元部与脂、微、支、质、鱼次对转。元、鱼通转有弯：𠄎 (wū 扞，张弓，弯弓)、薰：菸、爰：于、言：语、讙 (xuān)：哗、但：徒、然：如、羨：馀、山：薯。元、微旁对转有曠：晞、罕 (罕)：希、还环：回、桓：徊 (徊、回)、段锻：椎锤。¹⁴⁾

(9) 歌亦旁转鱼。

按：《成均图》以歌与脂队、至、支构成旁转，已如前述，见4 (1) (2)。此处补叙歌、鱼旁转，可看出是从语言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歌、鱼通转字例有何：胡、唾：吐、播：布、委透：纡迂、我：吾、萝：芦、靡：无。¹⁵⁾

综以上九例可知，章氏针对歌泰 (月) 寒 (元) 类与其他韵部关系所作的描述除第 (7) 未发现例证外，其余多有例可援，可见章氏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章氏歌部以𠄎、戈為初文的諸字系統

1. 《说文》歌部初文𠄎 (kuà) 字孳乳演绎而成的9组 32个字

(1) 𠄎字、过字、𠄎 (钢) 字。

按：章氏引《说文》：“𠄎，跨步也，从反𠄎。𠄎从此。”𠄎即钢的异体字。章氏说：“𠄎读若过，𠄎音亦同。”𠄎、𠄎、钢、过皆歌部字。“从反𠄎”一说，𠄎 (zhǐ)，

13) 王力，《同源字典》，p.455、359、373。

14) 王力，《同源字典》，p.545, 547, 122, 138, 143, 148, 156, 163, 396, 398, 408。刘钧杰，《同源字典补》，p.210。

15) 王力，《同源字典》，p.435, 436, 445, 122, 135, 151, 178。

《说文》“从後至也，象人两胫後有致之者”，故与“𠂔，跨步也”之说相呼应。𠂔字为形声字，𠂔声。

(2) 跨字、胯字、跨字、褰字、褻字。

按：章氏以𠂔字为过字的初文。初文即字根。章氏说：“𠂔训跨，即初文过字甚明。旁转鱼则为跨。所以跨谓之跨，股也。”跨亦鱼部字。歌、鱼旁转之证，见本章一节4(9)条。𠂔，《广韵》苦瓦切，上声马韵溪纽字，《汉语大字典》注为读kuà，不误。但此字上古为歌部字，章氏把𠂔字作为过的初文，而不作为跨的初文，是正确的。

章氏说：“𠂔、跨古今字，其实一也。今经典通作跨。”由𠂔、过字而跨字，音理上章氏歌、鱼旁转字，王力则以歌、鱼为通转字。文献上的证据，《广雅·释诂二》：“过，渡也。”《书·禹贡》：“北过降水，至於大陆。”渡、渡过，即跨过。可见，章氏从𠂔、过字而跨、跨，是有音韵和文献、语义上的依据的。

章氏又说：“其跨之衣则曰跨，胫衣也。变易为褻，跨也。”跨，套裤。

章氏又说：“𠂔套之衣则曰褻，跨也。”《说文·糸部》：“跨，胫衣也。”段注：“今所谓套裤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古之所谓跨，今之所谓褻(qiān套裤)，亦谓之褻(zé套裤)。”跨，鱼部。褻，元部，章氏歌寒对转。故章氏在“褻”字下称：“自歌对转入寒。”褻，铎部，章氏合在鱼部。

(3) 𠂔(𠂔)字、奎字。

按：章氏说，由歌部“旁转支则为𠂔，半步也。所以𠂔谓之奎，两髀之间也”。由《成均图》可知，歌部与支部可构成旁转字。五章一节4(2)条可资参说。由𠂔、过字而跨字，而半步“𠂔(𠂔)”字，语义上也是有依据的。《玉篇·走部》：“𠂔，半步也，举一足也，与𠂔同。”奎，跨。《说文·大部》：“奎，两髀之间。”如以章氏证章氏，则有章炳麟《新方言·释形体》：“今吴越间皆谓两髀间为奎里。”

(4) 越字、越字、粤字。

按：章氏说，由歌部“近转泰，则为越，度也；为越，逾也；与于属之粤相系。”《成均图》歌泰近转，实为歌、月对转。越，度过。《说文·走部》：“越，度也。”

越，逾越，超过。《说文长笺》：“越越二字音声训义皆通。”粤，林义光《文源》据《毛公鼎》称：“粤音本如于。因音转如越，故小篆别为一字，其形由粤而变。”

(5) 骑字，驾字、𠂔(𠂔)字。

按：章氏说：“𠂔在本部，又孳乳为骑，跨马也。古音如柯。以跨步故转为跨马。”

骑，歌部字，故云本部孳乳。骑，上古群纽。柯，上古见纽歌部。故云骑古音如柯。过，经过，跨过，跨步。故谓“以跨步故转为跨马”。

驾，歌部。章氏说：“骑又孳乳为驾，马在轡中也。”驾，把车套在马身上，故谓“马在轡中”。章氏又说：“《诗》《书》有驾无骑，然骑必先于驾。草昧之初，但知跨马，輿轮已备，乃有驾御尔。《诗·小雅·采芣》：“戎车既驾，四牡业业。”骑字，今知最早见于《战国策》。《赵策二》：“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章氏谓“骑孳乳为驾”，是逻辑先后，又说“骑”字必在“驾”字之先，是历史先后，两者一致。

为证“驾”有驾驭意，章氏补注称：“驾字籀文作𨔵（𨔵），从各声，又与馭字相关”。各，铎部，馭，鱼部，正是戴震第一类第一、二、三部“歌鱼铎”部。驾、馭（或御）、𨔵三字相关正可证明戴氏分部之理。但章氏无铎部，铎韵含在上古鱼部，章氏以歌、鱼旁转，方有此说。

羈(羈)，歌部。章氏说：“骑又孳乳为羈，马络头也。”《字汇补》称羈字是羈字的本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臣负羈綫，从君巡於天下。”孔颖达疏：“《说文》云：‘羈，马络头也，又曰马絆。’”

(6) 倚字、渡字。

按：章氏说，𠄎字“又孳乳为倚，举胫有渡也。以跨故转为渡。”倚，歌部。本为放在水中用以渡水的石头，一说为渡桥。《尔雅·释宫》：“倚，石杠谓之倚。”郭璞注：“聚石水中，以为部步渡约也。或曰今之石桥。”

渡，上古铎部字，戴震以歌、铎、鱼部为同类。王力以歌、铎可构成通转，并举出架(枷)：格、裸(羸、裸)：露等为例。¹⁶⁾刘钧杰《同源字典补》举出𩺰：𩺰(𩺰)。𩺰为咸味，𩺰为咸鱼。¹⁷⁾《广雅·释詁二》：“过，渡也。”

(7) 𨔵字、𨔵字、愆字。

按：𨔵，qiān 元部。经过。《说文·辵部》：“𨔵，过也。”段注：“本义此为经过之过。”章氏说：“𨔵对转寒(元部)则变易为𨔵，过也。”章氏以𨔵为过的初文，此又以𨔵为𨔵、过的音转。𨔵，qiān 元部。罪过。《说文·辛部》：“𨔵，臯也。读若愆。”段注：“臯，犯法也。”章氏认为，由𨔵、𨔵字“引伸为过失，孳乳为𨔵，罪也”。“过失”字作为“经过”字引伸，可，章氏不误。《汉语大词典》以“经过”与“过失”同在“过”字条目下，可

16) 王力，《同源字典》，p279, 283, 商务印书馆，1982年。

17) 刘钧杰，《同源字典补》，p135, 商务印书，1990年。

证。又过字、辛孳乳“为愆，过也，与干相系。”

愆，元部。《说文·心部》“愆，过也”清徐灏注笺：“过者，越也，故引申为过差。”“过差”即过失。干，元部，触犯，冒犯。与“过失”在意义上是有联系的。从章氏说：由干、邈字孳乳为辛，又过、辛字孳乳为愆，“与干相系”来看，“孳乳”是指音、义联系，“孳乳字”是指有音、义联系的同源派生字，与形体本身无关。而前面所说的骑孳乳为驾，孳乳为羸看，“孳乳”又与形体有关。故我们认为，章氏“孳乳”术语服从于《文始》求语根即为求语源之尝试，并非囿于形体之字根。

(8) 航字、灇字。

按：航，háng 阳部。章氏说：“鱼部之跨对转阳，则孳乳为航，方舟也。”《成均图》鱼、阳对转。王力《韵表》亦为鱼、阳对转，并举“吾、卬”为证。《说文》：“航，方舟也。”方舟，两舟相并，亦称船舫。《尔雅·释言》：“舫，舟也。”郭璞注：“并两船。”可是，跨与航又有何联系呢？《说文·足部》：“跨，渡也。”又：跨，兼有，及于两个方面。航正两舟意。章氏又说，航字《诗》传曰：“渡也”。这当与“跨”转之舫船之“航”为二事。章氏以释“渡”之“航”与释舫之“航”视为一事是有错误的。今《汉语大字典》将释“渡”之“航”与释舫之“航”分立成两个不同的义项。航字释渡，即“杭”字，清段玉裁《说文注·方部》：“《诗·卫风》：‘一苇杭之’，毛曰：‘杭，渡也。’杭即航字。《诗》谓一苇可以为之舟也。舟所以渡，故谓渡为航。航，亦作航。”

章氏说：“航又孳乳为 灇，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灇，读héng，阳部字。《说文·水部》：“灇，水津也。从水横声。一曰：以船渡也。”徐锴系传作小津，今中华书局本亦作小津。可见章氏说“航又孳乳为 灇”不误。航、灇二字的孳乳完全是古音同部关系，形体上无联系。紧接于此，章氏说：“跨之孳乳为跨，胫衣也。干与于歌鱼旁转，其所孳乳多相应。”所举孳乳字一是古韵鱼同部，一是歌鱼旁转，可见章氏孳乳的基础原理是古韵近同。

(9) 蹶字、阔字、夬字、宽字、趣字、跂字、姪字、愆字、憍字。

按：章氏说：“泰部之越、逮，又孳乳为蹶，一曰：跳也。”越、逮、蹶均为月部字。越，超越，逾越。跳，跳過，亦有超越義。

《说文·足部》：“蹶，跳也。”章氏说：“由度越义越，又孳乳为阔，疏也。《释诂》曰：阔，远也。”阔，月部字。由度越义越而阔，意义的联结较明显，因而是说得通的。《尔雅·释诂上》“阔，远也”邢昺疏：“阔者，相疏远也。”“相疏远”用于空间则为间隔大。

空间三维长、宽、高，宽，宽广亦名阔。《尔雅·释诂下》：“阔，广也。”《吕氏春秋·论人》：“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宽阔，‘阔大渊深’，当须逾越。”

章氏说：“阔又变易为窳，空大也。”又自注补云：“豁训通，谷亦相近。”窳，读 huò，月部字。《说文·大部》：“窳，空大也。”豁亦月部字，山谷豁口为空阔处。空大需逾越，豁口亦然。

章氏说：“(泰)对转寒为宽，屋宽大也。”宽，元部字。章氏《成均图》泰、寒对转，王力月、元对转。宽亦阔也。

章氏说：“蹶又孳乳为趣，跲也。”趣，读 jué，跳跃。《说文·走部》：“趣，跲也。”段注：“趣，跳起也。《足部》曰：‘楚人谓跳跃曰跲。’跲，跳跃。《方言》卷一：‘楚曰跲，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跳。’”

章氏以蹶孳乳为跲字，跲亦月部字。章说：“跲，轻足也。”黄侃《声韵通例》曾对此字进一步阐释：“(蹶又孳乳)为跲，轻足也。越者，举足必轻，义本相因，而所施各异，故别造一字。越、跲切同。”¹⁸⁾跲，实际上亦为超越之义。

章氏以蹶孳乳为遁字，释为“疾也”。遁，实为适的异体字，月部，《说文》释遁为“疾也”，为章氏的依据。

章氏以蹶孳乳为妣字，释为“轻也”。妣，月部，《说文》释为“轻也”，《广雅·释诂三》“妣，轻也”王念孙疏证：“妣之言越也。…《尔雅》越，扬也。是妣与越同义。”

章氏又以蹶、跲、遁、妣“皆与粤相系”。粤，月部字。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尔雅》曰：‘粤，于也。’又曰：‘粤，於也。’字亦作越。”章氏的说法有据。

章氏说：“宽又孳乳为愴，宽闲心腹貌；为憫，愉也。”宽、愴均元部字。愴，心宽体胖之貌。《说文·心部》：“愴，宽嫺心腹兒。《诗》曰：‘赫赫愴兮。’”段注：“闲，各本作嫺，今正。嫺，习也。非其义。”章说据《说文》和段注。

憫，愉悦，闲适。《说文·心部》：“憫，愉也。”段注：“愉者，即下文愉愉如也之愉，谓憺怕（澹泊，淡泊）之乐也。”

2. 《说文》歌部初文戈字孳乳演绎而成的1组6个字。

(1) 戈字、戟字、戟字、柯字、辂字、斡字。

按：章氏引《说文》云：“戈，平头戟也。从戈，一横之，象形。”并说：“此合体象

18) 见《黄侃论学杂著》p.17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形也。旁转鱼，孳乳为戟，有枝兵也。”从《成均图》看，歌、鱼旁转。《说文·戈部》：“戟，有枝兵也。从戈戟。”《玉篇·戈部》：“戟，同戟。”戟、戟，皆铎部字，章氏不立铎部，此处以入声韵铎部置于阴声韵鱼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關於戈与柯的关系，柯，歌部，章氏说：“戈者，柯也。犹戟之从干，训有枝。”戟从戈，干从木，故云戈、柯的关系“犹戟之从干”。干，主干。《广雅·释诂三》：“干，本也”王念孙疏证：“茎、干，皆枝之本也。”柯亦草木之枝茎。《广雅·释木》：“柯，茎也。”干、柯义近同。可见章说是有所依据的。

章氏又说：“（戈）孳乳为柯，斧柄也。《诗》言伐柯，疑本为枝柯。”章氏以戈、柯为孳乳，音义近同的缘故。《说文·木部》：“柯，斧柄也。”《诗·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毛传：“柯，斧柄。”柯亦草木之枝茎，故云“疑本为枝柯”。《诗》伐柯句，其实也可理解为“砍树枝”，反而于文义更顺。

章氏说：“戟孳乳为格，枝格也。《玉篇》曰：‘格，枝柯也。’”格，即格字。《说文·丰部》：“格，枝格也。从丰，各声。”王筠句读：“枝柯多横生，故从丰。”段玉裁注：“《释名》：‘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庾信赋：‘草木溷淆，枝格相交。’格行而格废也。”戟、戟、格、格皆铎部字，章氏以戟、格为孳乳，于音、义均有依据。

至於柯与格的关系，章氏说：“柯格相转，犹寄与客、驾与格矣。”柯、格按王力为歌、铎通转，如前所说，章氏往往视入声韵为阴声韵。依章氏《成均图》柯、格为歌、鱼旁转字。寄，歌部，客，铎部；驾，歌部，格，《汉语大字典》释为“同驾”。《说文·马部》以𨾏（格）为驾字的籀文。章氏此处说格为铎部字。亦可备一说。

章氏自注云：“《释诂》柯训法，後人言格令，格即柯也。”《尔雅·释诂上》：“柯、宪……法也。”格令即法令。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既非格令所司，幸勿当也。”王利器集解：“犹言律令。”故章氏云“格即柯也”于音、义均有依据。

斡，章氏说：“柯对转寒则孳乳为斡，蠡柄也。”斡为月部字。《说文·斗部》：“斡，蠡柄也。”蠡柄即舀勺之柄。段注引《方言》作从瓜（即从爪）之字蠡，瓢也，郭璞注为“瓠勺也”。斡，执勺柄以运旋之意，今有“斡旋”一说，即本此意。柯为斧柄，斡为勺柄。王力以歌、月对转。章氏无月部，归入泰部。章氏误以斡为寒部即元部字，斡读元部字则另有其他引申意。可见《汉语大字典》“斡”字条下，此不赘。章氏歌、寒对转，故云“柯对转寒则孳乳为斡”。

三、章氏歌部以𠂔字為初文的諸字系統

1. 《说文》微部𠂔字孳乳演绎而成的4组19个字。

(1) 𠂔字、乖字、𠂔字、𠂔字、𠂔字、𠂔字

按：章氏引《说文·𠂔部》：“𠂔，羊角也，象形。读若乖。”乖字，《说文》作𠂔。

《汉语大字典》引《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臆八七》作𠂔。章氏释其义、形称：“乖，戾也，从𠂔、夨。”甚确。𠂔、乖皆微部字，章氏脂微不分，属脂部字；羊角与乖戾违逆义亦相通，章氏以𠂔字为字根，说𠂔、乖字相系同源，当属有据。

《说文·𠂔部》有𠂔字：“目不正也，从𠂔从目。读若宋。”徐铉注𠂔字曰：“角戾也，徒结切。”按许慎读若𠂔字上古当冬部，按徐铉𠂔字上古当质部字。章氏当在至部，乖与𠂔，于章氏为脂、至近旁转，于王力为微、质旁对转字，脂、质对转字，于冬韵不类。亦可见此条徐铉音注合理。章氏说：“𠂔训目不正，亦从𠂔，然则本义为角，引伸义为不正，乖即其孳乳字也。”𠂔义不正与乖义违逆相副。由此可见，章氏以乖、𠂔孳乳字，是有据音义之说而不妄。

章氏说：“(𠂔字)又孳乳为𠂔，角一俯一仰也。”《尔雅·释畜》：“角一俯一仰，𠂔。”陆德明释文引樊光注：“倾角曰𠂔。”义不正与一俯一仰、倾斜近通，𠂔，歌部。按王力𠂔质与𠂔歌为旁对转字，按《成均图》为歌、至，歌、脂队近旁转。此例尤其宝贵，王力、刘钧杰无歌、质韵转例，可补。又此例对阐明歌部性质也是有价值的。¹⁹⁾ [4]

章氏说：“(歌)近转泰，𠂔变易为𠂔，一角仰也。古音如切。”章氏泰部即月部，且章氏歌泰同部，章氏此处说歌、泰近转，合章氏“凡合二部同居为近转”例。𠂔，读shì，《广韵·去祭》：“时制切。”上古月部字。从音理上看，按王力，𠂔歌变易为𠂔月是对转字，且二字形体近，都从角。《说文·角部》：“𠂔，一角仰也。从角切声，《易》曰：‘其牛𠂔。’”段注：“一当作二。……𠂔者，如有掣曳然，角本当邪展而乃耸直也。”𠂔、𠂔在意义上或可看成相反为训，同指牛角状。切，读qià，上古月部字。章氏以𠂔的古音如切，亦有理，二字皆月部字。

章氏说：“(歌)旁转支，𠂔变易为𠂔，羊角不齐也。”《尔雅·释畜》：“角不齐，

19) 可参马重奇，《汉语音韵学论稿》，p1-12，巴蜀书社，1998年。

觥。”邢昺疏：“羊角不齐，一长一短者，名觥。”觥，读guǐ，《广韵·上纸》读过委切，章氏将“觥”作上古支部字看待，并无不可。《汉语大字典》“觥”作歌部。上古歌部、支部关系密切，此又为歌部、支部的交叉之证。觥义与觥、昔之斜、不正义近同。

(2) 𠂔字、癘字、𠂔字、𠂔字、𠂔字、𠂔字

按：章氏说：“𠂔训口戾不正，癘口𠂔，本一字。”《说文·口部》：“𠂔，口戾不正也。”𠂔，歌部。《说文·疒部》：“癘，口𠂔也，从疒为声。”癘wěi，上古歌部字。章说不误。上文第一节已涉此。

章氏说：“𠂔训不正，𠂔训侧义。对转寒，𠂔训面不正，皆𠂔之孳乳也。”《说文·立部》：“𠂔，不正也。从立𠂔声。”𠂔，同𠂔字，歌部。𠂔，今读wāi，《广韵·平佳》火媚切，《正字通》读乌乖切。上古歌部。𠂔，《说文·金部》：“𠂔，侧意。”段注释为“今之歪字”。𠂔，今读nèi，《集韵·去置》：“女恚切。”上古微部。《成均图》以歌与脂（含微）近旁转。王力歌、微例以菱（委𠂔）/𠂔（喂）为旁转同源字。故可知𠂔字、𠂔字确有音义联系。𠂔字，元部，面不正。义前已阐释，此从略。𠂔，前述𠂔、乖均微部字，歪斜义近。故章氏以𠂔字、𠂔字、𠂔字为𠂔之孳乳，可。

(3) 奇字、觥字、𠂔字、𠂔字

按：章氏说：“其奇训异，一曰不偶，是与觥同意。”奇、觥均歌部字。“奇异”同义连用，奇数不偶。甚明。觥，除前述俯仰不正、倾斜之角外，亦有奇异、不偶之义。《说文·角部》：“觥，角一俯一仰也。”段注：“觥者，奇也；奇者，异也，一曰不耦，故其字从奇。”

章氏说：“𠂔训一足，亦与𠂔义相转，而属于子。”《说文·足部》：“𠂔，一足也。”歌部字，一只脚。义歪斜，与“一足”行走偏斜“义相转”。𠂔之于𠂔，是歌部与微部的关系。前面已叙述过。子，单一貌。

章氏说：“惟𠂔训鉏鉏，乃不正之引申孳乳字尔。”鉏鉏，读jǔyǔ。《说文·金部》：“𠂔，鉏鉏也。”王筠释例：“终疑𠂔为锯之古名也。”《汉语大字典》引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古之所谓鉏鉏，今人之所谓锯矣。”鉏鉏，亦即鉏鉏，不相配合，斜而不相入。故谓“𠂔训鉏鉏，乃不正之引申孳乳字尔”。𠂔，歌部字，鉏鉏，均鱼部字。《成均图》歌、鱼旁转。章说可从。

(4) 觥字、𠂔字、𠂔字、𠂔字

按：章氏说：“其支部之觥，又孳乳为𠂔，误也。”前已述觥为支部字或歌部字，羊

角不齊謂觥。誑，讀guà，支部字。《說文·言部》：“誑，誤也。”段注：“誑，謂有所牽挂而然也。”由觥字而誑字，理據何在？除同為支部字以外，章氏說：“不齊不正，斯為誤也。”章氏說：“然則觥旁轉魚，亦孳乳為誤，謬也。”誤，魚部字。《成均圖》歌部旁轉魚。王力《韻表》亦歌、魚通轉如我/吾。前已述觥字為歌部字，義為奇異不正。不齊不正而誤，合乎情理。章氏又說：“課，相誤也。”課，誑的異體字。《漢語大字典》引《集韻·卦韻》“誑，《博雅》：‘誤也。’或作課。”章氏說：“誑，誤支魚旁轉，亦變易字也。”《成均圖》以支、魚為近旁轉。章氏以觥（歌部）、誤（魚部）為孳乳，以誑、誤為變易，是“孳乳字”與“變易字”兩個術語沒有區別之證，是“孳乳”亦變易也。可見章氏兩術語有混用之處。

2. 《說文》微部丫字省筆字Ψ孳乳演繹而成的1組9個字。

(1) Ψ字、枷字、拂字、觶字、厥字、楛字、旛字、萑字、鷗字。

按：章氏說：“其丫直訓角者，《釋名》枷或曰Ψ，Ψ杖轉於頭，故以名之也。”丫字前已述為羊角。《釋名·釋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頭以搗穗而出其穀也。……或曰了了，以杖轉於頭，故以名之也。”“了了”後逗，按畢沅疏證。按章氏說“了”字當作Ψ，標點為“或曰Ψ，Ψ以杖轉於頭，故以名之也”。全句是說農具槌枷又名Ψ，後半句是說槌枷以杖柄一上一下使槌枷頭轉動，故以Ψ名之。Ψ，實際上是槌枷柄，以柄代槌枷為修辭上的借代。Ψ，依畢沅“了”字疏證推知讀“柂木”之柂字，可予參酌。

章氏說：“孳乳為枷，拂也。”《說文·木部》：“枷，拂也。”章氏既以Ψ為丫之省，省筆如字，省聲則讀枷聲是完全可能的。如此看來，Ψ、枷歌部字，此“孳乳”純粹是從形體和意義上講的。拂，讀fú，槌枷之別名。《說文·木部》：“拂，擊禾連枷也。”拂，上古物部字，Ψ、枷歌部，王力《同源字典》以墮/墜為歌部、物部同源字。

章氏說：“又角可觸，故近轉泰，孳乳為觶，角有所觸發也。”《說文·角部》：“觶，角有所觸發也。从角，厥聲。”章氏又說：“言厥、角者，以厥為之，然厥本訓發石，即觸發之義，是亦由丫孳乳也。”觶、厥上古月部字。丫，歌部。歌、月《成均圖》為歌、泰近轉，王力同類對轉。發石，射發石矢，章氏訓觸發，有誤。《說文·厂部》：“厥，發石也，从厂，歛聲。”《漢語大字典》引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以為古文字“厥”作“罕”，“乃矢楛之初文也。《說文》：‘楛，隳也。从木，昏聲。一曰矢楛，隳弦處。’楛从昏聲，昏又从罕省聲，故楛、罕同音。”今據郭意，可知：發石、發厥、發罕、發楛為一意，即射發石矢。上古箭頭多用石製造。厥、楛皆月部。厥、觶、楛條，

王力《同源字典》、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和《再补》均未及。

旛，读kuài，上古月部字。章氏说：“旛，当从马季长赋训旛属。《春秋传》言旛动而鼓。”这里的“旛”字指古代作战时用的一种令旗。《左传·桓公五年》：“旛动而鼓。”杜预注：“旛，旃也。通帛为之，盖今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后汉书·马融传》：“旛旛掺其如林，错五色以摘光。”章氏又说：“《说文》从贾侍中说，谓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槌敌。乃厥之声借也。”《说文·𠂔部》：“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也。”段注：“《桓公五年左传》疏云：贾侍中以旛为发石，一曰飞石……然则许之别义正用贾说也。”可见章说据许书和段注而并之。旛、厥均月部字。此条王力《同源字典》、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和《再补》均未及。

章氏补述云：“萑，鷓属，从𠂔，有毛角。对转寒，为鷓，鷓也。此𠂔孳乳及鸟者。”《说文·萑部》：“萑，鷓属，从佳，从𠂔，有毛角。”萑，今读huán，《玉篇》後官切。上古当元部字，即章氏寒部。章氏因此字从佳，从𠂔，以为脂部字，脂部次对转为寒部字。章氏云“对转”略误。鷓，《集韵·平山》何间切。上古元部。《说文·鸟部》：“鷓，鷓也。”

综合以上三部分，章氏歌部、泰部、寒部同源字28例（9+10+9），章氏歌部以平、戈为初文的同源诸字系统38例（32+6），章氏歌部以𠂔字为初文的同源诸字系统19例，共85例。它们既有音转而形成的音理上的依据，又有文献上的依据，转辗相系，无可言之成理，可见章氏歌部同源字基本上是成立的，或称之为“歌部字族”说亦是能成立的，这大大丰富了我们古韵歌部所辖字的认识。同时，歌部字族的研究为其他韵部字族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正像歌部（主元音含 a，戴震曾将歌部作为第一部）是上古音之始那样，歌部研究为他部同源词的研究找到了切实的途径和科学的方法；歌部同源词的阐发，对彰显与弘扬章氏学术亦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书目

- 李开，《文史研习和理论学语》，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 _____, 《同源字典再補》, 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9年。
馬重奇, 《漢語音韻學論稿》, 成都：巴蜀書社, 1998年。
王 力, 《同源字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2。
章炳麟, 《文始》, 載《章太炎全集》(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Zhang Binglin's Old Phonology: Expounding and Proving
the Same Origin in Ancient Ge(歌) Rhyme

Liu Yan-meì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Zhang's old phonology to the research of the same origin. Emphasis on original text, reference with relating literature and comparing with Wang Li's the dictionary of the same origin and Liu Junjie's complementarity, the paper analyzes sound change between ge(歌), tai(泰) and han(寒) and researches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l character kua(𠂔), ge(戈), guai(𠂔) in ge(歌). In this scope, I validate the same origin and interpret in detail.

Key Words Mr.Zhang-Binglin, the application of Zhang's old phonology, sound-change between ge(歌)and tai(泰) and han(寒), the primal character kua(𠂔), ge(戈), guai(𠂔) in ge(歌)

투 고 일 : 2007년 12월 9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5일